

团结出版社

(美) 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吴洪印 秋叶 译
林岫华 李沛

塔娜的 恋网



塔娜的恋网

[美] 丹妮尔·斯蒂尔 著

吴洪印 林岫华
秋 叶 李 沛 译

团 结 出 版 社

中 国·北 京

一 九 八 九 年 元 月

塔娜的恋网

[美] 丹妮尔·斯蒂尔著

吴洪印 秋 叶 译
林灿华 李 沛

团结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)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1988年11月(32开)第一版

1988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字数: 260千字 印张: 12 印数: 1—40,000

ISBN 7-30961-043-8 I·10

定价: 3.80元 (平)

内 容 简 介

一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女孩。母亲做着大亨的仆役兼情人。

她从小忍受着屈辱和母亲的啜泣。上大学前夕，那个大亨的纨绔子奸污了她。从此，她成为与她们不同的女人，带着一颗冰冻的心，顽强地与粗厉的生活搏斗着，不因种族歧视而抛弃她的黑人好友，不为求安稳去捕获一个职业丈夫。她选择了司法职业，积郁的怨愤化作伸张正义的狂热工作。多少个男人滑过或进入了她的生活，有她的一个一个男友，还有男友的父亲，有的深沉挚爱，有的怯懦欺诈，有的甜蜜温柔，她不承认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职，她要事业和家庭幸福二者兼得，历尽辛酸，她成功了。

《塔娜的恋网》一书人物性格鲜明，情节跌宕起伏，描写优美真实，叙述娓娓动听，是美国本年度四月份最畅销的小说，行销量居全国之首。男人要了解女人，女人要确定生活准则，那么，你必须看《塔娜的恋网》。

第一部 早年

第 1 章

1941年12月11日星期六，这个下午整个国家还处在昏晕之中。死亡统计是完全的，所有死者的名字都已公布，慢慢地，慢慢地，过了几天，复仇的巨怪抬起头来。几乎整个美国，胸腔从没有象现在这样搏动。战争终于打到了家里，事情不单是国会宣战就完了。整个国家的人们心中充满了恐惧、愤怒和对这里会发生同样情况的惧怕。不管白天还是黑夜，日本战斗机都可能随时出现在头顶，对诸如芝加哥、洛杉矶、奥玛哈……波士顿……纽约……这样的城市施以毁灭，这是令人恐惧的念头。战争不再只是遥远的“他们”的事，已经临到了“我们”头上。

安德鲁·罗伯茨急匆匆向东赶路时，他的大衣领子立着，他在琢磨珍会怎么说。两天以前他就清楚了。当他签名时，他脑子里没有一点疑虑，不过当他回到家，看到她的脸，话就都卡在他喉咙里了。但现在已别无选择，今晚他必须告诉她，必须。再过三天他就要离家去圣迭戈。当他的脚重重地踏在他们住的那间狭窄的棕色石头屋子时，头顶上艾尔第三大街传来震耳的轰鸣。他们住在那儿还不到一年，不

过差不多已不再注意火车声了。开始的时候，到了夜里他俩躺在床上紧搂在一起，那火车声是很可怕的，但他俩大笑着。现在他们甚至对高架铁路上急驶而过的火车带来的轻微震荡，也已经习惯了。安迪已开始喜欢上这间小小的房子。珍总是把这间屋子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有时她早上5点钟就起床，给他做好黑霉松饼，她去上班以前，总会把一切都弄得很整洁。她变得比他曾想的还要可人。当他转动锁孔里的钥匙时，他笑了。一阵寒风，呼啸着刮过门厅，有两盏灯被吹灭了。但当他踏入屋内，一切都是欢快和明亮的。浅黄色的窗帘聚得又平又挺，珍在上面做了一圈蓝色的花边，这项编织手艺是她上夜校学来的。他们买的那些旧家具，经过珍的手一收拾，象新的一样熠熠生辉。现在他看着这一切，忽然感到一种悲哀象剑一般刺向他，这悲哀是从他签名后就有的。想到要不了几天他就要离开纽约了，他觉得几乎五脏六腑都在作痛。当他意识到，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，泪水涌上了他的眼睛。……何时能回……假如……去他妈的，问题不在这儿，他告诉自己。他不去打日本鬼子又让谁去呢？假使大家都不去，那用不了几天，这帮杂种就会飞临头顶，把纽约轰炸成地狱……这座房子……还有珍。他在扶手椅上坐下来，这把椅子珍自己装上了厚厚的绿色座垫。他沉入自己的思绪中……圣迭戈……日本……圣诞节……珍……不知坐了多久，他突然惊醒，抬头看去。他刚刚听到珍的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。她使劲把门打开得很大，她胳膊里抱满从“阿普”商店买来的棕色袋子。开始她没看见他在那儿，当她把灯打开后，她跳了起来，他向她微笑着，他的金黄头发从一边的眼睛垂下，他的头发总是这个样子，他的碧

绿的眼睛直盯着她。他还象他们初次相遇时那么漂亮。那时他17岁，她15岁，6年了，他现在才23岁。

“嗨，宝贝儿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”

“我回家来看你。”他朝她走过去，轻巧地用他有力的手臂把她袋子拿过来。她用她那深棕色的大眼睛看着他，眼神是她看他时总有的那种敬畏。她总是被他深深地打动，他上过两年夜大学，在学校是赛车队的。他在足球队踢了几个月，后来膝受了伤。他们遇见的时候他正念假期研习班。他还是篮球队明星队员。现在他在她眼里仍然是个好汉，不减当年。实际上，对她来说他比从前更有气概，她为他而自豪。他有份好工作，在纽约最大的销售中心卖布伊克斯公司的货，她知道终究有一天他会当上经理……也许他会回到学校，他们曾谈过这事。不过现在他带回家可观的薪水，跟她的合在一起，他们过得很好。她知道怎样能让一块钱派最大的用场，她这样过已经很长时间了。她刚满18岁时，父母死于一次车祸，从那以后，她一直独自谋生。幸运的是，双亲死时她刚好完成秘书学校的学业，她是个很聪明的姑娘。她在一家法律师事务所干了差不多快三年了。安迪也为她骄傲。当她离家去上班时，总是一副非常精明的样子，她穿着自己做的裁剪得很好的衣服，戴上她精心选买的帽子和手套，她常翻查杂志上的时装款式，然后跟安迪商量，以保证她的衣服看上去最合适。现在他又在向她笑，她脱掉手套，把她的黑帽子扔到绿色大椅子上。“今儿过得怎么样，库蒂派？”他喜欢逗她，捏她，然后一把将她抱在怀里，用脸在她的脖子上摩擦着吓唬她说，下次她下班回来要劫持她。这些歌声与她工作时总保持的举止有着天壤之别。好久以前，

有一次他去事务所找她，她在那显得非常严肃和庄重，这差点吓坏了他。不过她就是那样的姑娘。实际上，自从跟他结婚后，她已变得比较风趣了。她也终于开始轻松起来。他吻她的后脖颈，她感到从脊梁传上一阵颤栗。

“等一等，让我把买来的东西放过去……”她给他一个诡秘的微笑，并试着把一只袋子拧在手上。但他把那袋子推开，吻着她的嘴唇。

“为什么要等？”

“安迪……你别……”他的手充满激情地开始在她身上漫游，他脱掉她的厚大衣，解开她大衣里面夹克上装的纽扣。购物袋早被扔在一边，他俩站在那，嘴唇和身体都紧紧地互相贴在一起，后来珍把他推开让自己透口气。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她咯咯地笑起来，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的手。“安迪……你着了什么魔了？”

他调皮地冲她抿嘴一笑，他怕若是他说什么，给她的打击会太大。“别问。”他吻了她一下，让她沉默下来，他用一只手把她的大衣、夹克衫、短上衣都拿掉，又过了一会儿，她的裙子也掉到了地板上，露出了带花边的袜带、长统丝袜和一双绝对性感的大腿。他双手在她背后抱紧，又一次使劲地拥着她。她不加抗拒，任他把自己放到床上。她也把他的衣服脱掉，忽然又传来高架铁路上火车的呼啸，他俩都大笑起来，“真他妈的……”他低声咕哝着，他用一只手解开她胸罩上的挂钩，她笑了。

“你知道，现在我有点喜欢这声音了……”这回珍来吻他了。一会儿，他们的身体互相沉入对方，就象刚才他们的嘴那样。好象过了好几个小时，在这间沉默的屋子里，他俩谁

都没说话。挨着前门的厨房的灯还亮着，但他俩躺的起居室和远一点的小卧室里却没有亮光。不过即使在黑暗中，他也知道，这会儿珍妮正看着他。“有什么好玩的事就要来了，是吗？”一整星期了，她一直觉得肚子里有一小块硬石头。她太了解自己的丈夫了。“安迪……？”他还是不知道应该说什么。现在并不比两天以前好开口，到了这周末就更难以说出口了。不过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总得告诉她的。他只是不想此刻就告诉她。突然间，三天以来他第一次怀疑自己做得是否正确。

“我不知道到底该说什么。”

但她已本能地知道了。当她在黑暗中看着他时，她觉得心猛然一下痉挛，她眼睛大大的，脸是悲哀的，跟一向同样。而他眼里总有笑意，舌尖上随时会迸出话语，或者一个笑话，一个有趣的念头。他有一双快乐的眼睛，一副轻松的笑脸。生活一直待他是很温情的。但珍妮不是这样。她象那些从一出世就艰难度日的人那样，神经紧张。她父母都是酒鬼，她9岁时，一个患癫痫病的13岁的姐姐，紧挨着她死在床上。18岁，她成了孤儿，几乎从一出生，她一直在挣扎。尽管如此，她身上有种天生的资质，一种快乐活泼的天性，一直不能绽出花苞，但安迪知道，终有一天她这天性会象花一般怒放，只要有足够的培育。他也用了所有他能做到的办法培育她。但他现在不成了，他们初遇时他所看到的那种悲哀，突然又占据了她的眼。“你要走了，是不是？”

他点点头，她重又躺下，深深的黑眼睛里充满泪水。“不要这副模样，宝贝儿，别……”她使他感到自己简直是个混帐丑八蛋，突然他再也不能面对她的痛苦，他从她

身边走开，走到屋子的另一头。他从衣袋里摸出一盒骆驼牌香烟。他手发抖地弹出一支烟，点着它，在床对面的绿漆手椅上坐了下来。她现在在出声地哭了，可她看他时，她并没有惊奇的神色。

“我早知道你要走。”

“我只得这样，宝贝儿。”

她点点头。她似乎明白，不过这并不能减轻痛苦。好象有好几个小时，她都鼓不起勇气来问她唯一想知道的事，但她终于说出口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安迪·罗伯茨使劲咽了咽唾沫。这是他最难说出的一件事：“还有3天。”

接下来的3天里，一切都不是平常的样子了。她不去上班，待在家里。她象发了狂一样，为他做她能做的一切，洗内衣，卷袜子，给他烤火车上吃的点心。整天整天她的手都在飞舞，似乎让自己这样尽可能地忙，她才能抓住自己，甚至也许能抓住他。不过这一切都不管用，到了星期六晚上，他强迫她放下手里的一切，别再给那些他不需要的衣服背包，别再做他再也吃不着的点心，别再收拾他用不着的袜子，他把她抱在怀里，她再也控制不住了。

“噢，上帝，安迪……我不能……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……”当他向她眼里看去时，他知道了自己对她做了什么，他觉得自己胸腔里被掏空了一个象拳头那么大的洞。可是他别无选择……没有选择……他是个男人……他得去战斗……他的国家处在战争中……而且最糟的是，他并不讨厌自己所做的，一想到要去打仗，他感到一种奇怪的、陌生的刺激和兴奋，就好象这是他再也不能得到的机会，好象战争是他

必须经历的某种神秘仪式，经过这种仪式他才能成为一个男人。同时他对自己这种想法也感到内疚。星期六的晚上，这种内疚又抓住了他。他知道他但愿现在已经在西去的火车上，而看到珍张开的小手，他感到内心极度撕裂，不过他现在已有了足够的勇气。明早5点他得到格兰特将军车站报到。当他在这间小小的卧室里起床后，穿好衣服，回头看了看她。她现在平静些了，她的泪已流尽，眼睛是红肿的。她看上去有点比从前更能忍受了。在某种可怕、绝望和恐惧方面，这次就象再度失去她的姐姐、她的父母一样。安迪是她仍拥有的一切，她宁愿自己死去也不愿失去他。可突然间他也要离她而去了。

“我一定得……你猜猜，我想怎样？”接着她又笑了，几乎是神秘地笑。“你知道，我愿意什么？”他俩都知道，那就是他不去打仗。她说着他的想法，吻他的手指。“除了这一点……我希望这个星期里你能让我怀上孕……”刚过去的几天里，在激情中他们已把谨慎抛入了风中。他知道这一点，不过还有那么多别的事要做。他只希望现在的时间对她不是危险的。但当此刻她看着他时，他开始怀疑了。过去几年，他们一直非常小心，从一开始他们就一致决定，他们先不能要孩子，至少头几年里不能要，应该等到他俩都找到更好的工作，而且也许安迪还能回大学再读两年书。他俩都年轻，他们可不着急，可现在……刚过去的这个星期，使他们的生活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

“我有些怀疑这个星期里发生了什么……你想你能……？”他显得忧虑。他一点都不想出这样事。他不想让她独自怀着身孕，那时候天知道打仗时他在哪儿。

她耸耸肩，“我可以……”她又笑了，坐起来，“我要让你知道。”

“太好了，这一切正是我们需要的。”他突然又阴沉下来，神经质地瞥了一眼旁边的钟。4点10分了，他得走了。

“也许是这样。”她突然说，好象她必须在他走之前告诉他，“我刚才说的是当真的，安迪，我很喜欢那样。”

“现在？”他震惊地看着她，她点点头。这间小屋子发出了她轻柔的低语：

“是的”。

第 2 章

有好几天了，珍一动不动地坐在开着的窗前时，她感到只有从寓所窗外呼啸驶过的火车，才带给她一阵微风。整座楼好象变成了一所燃烧着烈火的地狱，焦灼的8月的热浪从人行道上升腾起来，似乎恰好停在这座褐色石头楼房的墙里。夜里，有时候只是为了呼吸一些急驶的火车带来的空气，她只好离开床，坐在平台上，要不然她便裹块湿浴巾坐在浴室里。好象没什么办法能凉快下来，腹中的婴儿使情况更糟。她觉得她整个身体都要爆炸了，天气越热，婴儿越在肚里踢她，就好像他什么都知道，好象他也感到憋闷。想到这一点，珍对自己笑了。此刻她想看到这孩子，都快等不及了……还只剩四个星期……再有四个星期她就能抱这个孩子了……她希望他长得象安迪。他现在正在太平洋，象他在信中写的，“在打日本鬼子，”这是他想干的事，可不知怎的，这种话总让她觉得痛楚。她工作的法律事务所里有个日本姑娘，知道她怀孕后，姑娘待珍非常好。珍开始病得不能动的时候，这个日本姑娘甚至给她打掩护。她拖着脚步进办公室上班，眼睛盯着打字机，心里祈求着可千万别在进浴室前摔倒。他们雇用那个日本姑娘有6个月，这比别的营业所能雇得要长一些，这对他们是很合适的，但他们觉得为了安迪的缘故，这也是件爱国行为，珍在一封信中把这些告诉了安迪。尽管她一个月最多只收到他一封信，但她几乎每天都

给他写信。大部分时间里，他累得不能写信，而且信好象永远也到不了她手里似的。他在一封信里说，从在纽约销售布伊克斯产品，到上战场，这条路可太长了。他谈那里的粗劣伙食和他的伙伴们，逗她发笑。不知怎的，他总是在信中逗她乐。他把一切写得都比实际情形要好，所以读过他的信后，她一点也不害怕。最初她曾很怕，尤其是她觉得身体难受时。她已经受了内心冲突的痛苦，那是在她刚发现自己怀孕了的时候。在他离开前的那最后几天，怀孕似乎是个极好的想法，但当真怀孕后，她感到惊慌了，因为这意味着她得放弃工作，那么一来她怎么养活自己呢，况且还有孩子？她也非常害怕他知道后会有什么反应，直到他给她写信说他感到很激动，她才重又觉得一切是美好的。接到他回信时，她已有身孕5个月了，现在她不再紧张了。

怀孕的最后几个月里，她时间多了，她把他们的卧室改成了孩子的育儿室。她自己用白线加上黄带子为孩子缝制了一切，她又缝又织的，做出了小帽子，小鞋子和小毛线衣。她甚至还在育儿室的墙上画了一张漂亮的小壁画，在天花板上画了云朵。她的一个邻居发现她一个人站在梯子上作画时，把她骂了一通。不过她不上班了，所以没有什么别的事好干。她攒下了她能省的每一分钱，为了怕花费这笔积蓄，她连场电影都不看了，她也收到安迪从军队寄来的钱。为了孩子，她会需要她现在所有的东西，能够的话，孩子生下的头几个月，她要待在家里，然后她得找个看孩子的，再回去上班。她很希望住在四层的魏斯曼太太能替她带孩子。她在这幢楼里住了好几年了，是个温和的、象祖母一样的女人，听说珍要生孩子了，她非常兴奋。她每天来看珍，有时

深夜睡不着，要是看到楼下还亮着灯，她就来敲珍的门。

可是今晚珍没有开灯，她坐在黑暗中，天气热得人快要死，她觉得喘不过气来，憋闷极了。她听着火车一列接一列地驶过，忽而又停息一阵，就在天亮前又开始往来驶过。珍甚至坐在那一直看着太阳升起来。她怀疑自己能不能呼吸再正常起来，或者躺下，而不感到要给憋死了。有好几天都极其难熬，不是因为热空气，火车也帮不了忙。早晨快8点时，她听到敲门声，她想准是魏斯曼太太，她披上浴衣，深深叹口气，光着脚向门走去。谢天谢地，只有4个星期了，她开始想她不能忍受得再长了。

“嗨……”她带着疲倦的微笑把门拉开，盼着见到她的朋友，当她看到的是一个陌生男人时，她脸红了。这个陌生人穿着褐色制服，帽子上镶着彩色穗带，他递给她一个黄色信封。她困惑地看看他，她不想明白这是什么意思，因为她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。这个男人似乎不怀好意地瞥了她一眼。她因为震惊和酷热颤抖起来，一把抢过信，把它撕开，什么话也没对他说，这个男人的脸扭歪了。它来了，这正是她所怕的！她又向这个死亡信使看了看，盯着他制服上的字，她发出一声尖叫，双腿软绵绵地倒下地板。他吓坏了，张大了嘴巴看着她，跟着突然间他喊起救命来，他才16岁，以前从没与怀孕的女人这样接近过。穿过门厅的两扇门打开了，过了一会，楼上传来奔跑的脚步声。魏斯曼太太把一块湿布敷在珍的头上。那个男孩慢慢往后退，跟着一溜烟跑下了楼，他只想离开这座憋闷的小楼房。珍呻吟起来，魏斯曼太太和另外两个女人把她扶向床，让她躺下来。她是在这张床上，这个婴儿最初产生的，她曾躺在这儿，与安亚相爱……

安迪……安迪……“我们非常抱歉地告知您……您丈夫已为国殉身……死在瓜多卡诺战役……战役……战役……”她的头震颤起来，她看不清身旁人们的脸了。

“珍……珍……”人们不停地叫着。她脸上好象结了一层冰，人们互相看着。海伦·魏斯曼读了电报，很快把它给其他人看了。“珍……”她慢慢醒过来，几乎不能喘气，人们帮她坐起来，强使她喝了点水。她茫然地看着魏斯曼太太，突然间她记起来了，一阵啜泣比酷热更紧地窒息了她，她再也不能喘过气来，她只是扑在那个老女人身上号哭起来，她搂住了珍……他死了……就象其他人一样……象妈妈、爸爸和露茜一样……走了……他走了……她再也见不到他了……她象孩子一样抽泣着，感到心里从未有过的重压，失去其他亲人时她也不曾这样。“好了，亲爱的，好了……”可是她们知道一切都不一样了，再也不一样了，可怜的安迪反倒没什么。

过了一会儿，其他人回自己房间了，海伦·魏斯曼留了下来。珍眼神呆滞，直直地瞪着，她木然地坐着，时而突然发出一阵啜泣。魏斯曼太太不喜欢她这样子，最后她离开了珍一会儿，又返回来，推开没有锁的门，来察看珍怎样了，一整天都这样。她去找来了珍的医生，医生让魏斯曼太太转告珍，他得知这个消息很难过。他要她注意，珍可能因受打击而拼命累自己，这也正是她所害怕的。她的疑虑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她看到过，晚上有好几次珍用拳头重重地捶着自己的后背，不停地在那间小屋里走来走去，好象刚过去的几个小时里，这间屋子突然变得太小了。她的整个世界已经飘散了，她再也无处可去。甚至安迪的尸体也不会给送回家来……

只剩下一个高大、漂亮的金发碧眼的男孩的记忆……还有她肚里的婴孩。

“你好了吗？”海伦·魏斯曼的口音使珍笑了起来。她到这个国家已经40年了，可她说话还是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。她是个聪明、温和的女人，她很喜欢珍。30年前她失去了自己的丈夫，便再也没结婚。她有三个孩子在纽约，他们时常来看她，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们娇贵的孩子留下让她给带，她还有个儿子在芝加哥有着份好工作。“你觉得疼吗？”她的眼睛细细打量着珍，珍摇摇头。哭了一天，她浑身都疼，可她心里却感到麻木。她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觉，只是疼痛、闷热和疲乏。她弓起了背，好象要这样伸展一下。

“我很好，魏斯曼太太，你干吗不去睡一会儿？”哭了一整天，她的嗓音是粗哑的。她看了一眼厨房里的钟，想起来从她接到安迪死讯的电报起，已经过了15个小时了……这15个小时就好象有15年……一千年……海伦·魏斯曼看着她，她又在屋里来回走起来。

“你想到外面走走吗？”一列火车从外面掠过，珍摇摇头。

尽管已是夜里11点了，可到外面散步还是太热了。忽然，珍感到她现在更热了，比她一整天里都热。

“我想喝点凉的。”她从冰箱里拿出一杯柠檬汁，喝下去的时候味道很好，但她马上又吐了出来。她向浴室跑去，摔倒在浴室的地上，她不住地干呕着。过了一会，她脸色煞白地出来了。

“你应该躺下。”她温顺地同意了。可躺下之后，她感到更不舒服。坐着比躺着要好些，她就又向那把旧的绿扶手